

陈耀武：我把半辈子，画进了一方脸谱里

5月下旬，麦子快黄了，沿着秦岭山脚的村道，《文化艺术报》记者寻找着那个叫作郑家坡村的庄子。路两边是贴着白瓷片的农家小楼，偶尔有狗叫两声。上个小坡，停在一户农家院前，紧闭的铁门上绘着两幅脸谱，门楣上挂着一块写着“秦腔脸谱”的木牌。

这家小院，正是关中秦腔戏剧脸谱传习所所在地。

推门进去，院子不大，却收拾得很干净。正面是一间敞亮的屋子，墙上挂满了各种脸谱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、黑的，一张张瞪着眼睛，像是在打量来人。屋子里，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正低着头一笔一笔绘制着一幅脸谱，听见动静抬起头，笑了一下：“来啦？坐，随便坐。”

他就是陈耀武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关中秦腔戏剧脸谱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今年39岁，长得敦厚，说话带着一口地道的西安腔。

一方脸谱，有多大？

拿在手里，不过巴掌大小。可陈耀武在这方寸之间，一画就是25年。25年里，他画了几千张脸谱，也把自己画进了这一方天地里。

他说，秦腔脸谱和京剧脸谱不一样，它有一种陕西人的“生冷硬倔”。就像他这个人——认准了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从戏校少年到关门弟子

陈耀武打小就跟秦腔结下了缘分。父亲陈长学是个老戏迷，家里录音机、电视上但凡有秦腔节目，两脚便挪不动窝。出去听戏，总是带着陈耀武一起。受父亲影响，他对秦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14岁的一天，陈耀武突然对家里人说：我要学戏。

一语激起千层浪。“不行，坚决不行……”家里人急了。“我爸反对我学戏，当时，戏曲已经开始走下坡路，市场不景气。学戏又很苦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家里人害怕我吃了那个苦。我这个人倔，自己认准了的事，谁说都不行。”

于是，14岁那年，他被送进了长安戏曲职业学校。

进了戏校他才发现，学戏真不是闹着玩。每天天不亮起来练功，踢腿、下腰，一个动作要练上百遍。“前两天还有人问我，电视剧《主角》里小孩练功挨打，你们是不是也那样？我告诉他，电视里已经很文明了，那会儿，老师拿教鞭抽，真抽。”

陈耀武主攻花脸，在戏台上是力气活，不光要唱，还要有架子功。他个头高，学戏晚，翻跟头不行，只能在架子上狠下功夫。别人练完了，他一个人偷偷加练，琢磨身段，琢磨眼神。“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从来不给家里人说苦说累。”

在戏校的时候，他还迷上了画脸谱。起初的目的很单纯——将来上台，自己给自己画，方便。

谁知一画进去，再也出不来。

秦腔脸谱作为秦腔传统戏曲艺术的固有组成部分，脸谱勾法和谱式古老，笔法粗犷、厚重，脸谱线条较为烦琐，象征性很强。

陈耀武学习脸谱的启蒙老师叫雷艺强。在戏校的时候，条件简陋，除了观摩老艺人画脸谱，他还找来很多跟秦腔相关的小人书、画片等，照着上面的人物形象琢磨、学习。后来又拜师秦腔艺术家王保易。在脸谱这一门里，王保易就收了他一个徒弟，陈耀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经常拿着自己画好的脸谱上门请教。“王老师站在我身边，看着我画的脸谱，一笔一画地指导，哪块有问题，应该怎么改，他让我记，回来后自己再琢磨。”

戏校毕业后，不管是随着民间戏团四处奔波演出，还是加入长安剧团，陈耀武都没有放弃脸谱学习。

2009年，他在省美术馆的非遗展览上遇见了社火脸谱大师李继友。看



秦腔脸谱



传习所一角

着那一幅幅表情夸张、线条粗犷的脸谱，陈耀武上门求教，一连三天，站在李老师身边观察，看他怎么下笔，如何运笔，颜色怎么搭……“虽然在跟老师聊天，可大部分心思都在看他画脸谱，心里在‘偷艺’。”陈耀武笑着回忆着那段经历。

李继友被他的认真和执着打动了，主动对他说：你拜我为师吧。听到这句话，陈耀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么有名的老师怎么能看上我？后来才知道，在那三天里，李继友一直在观察他，看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喜欢脸谱，想要学习、钻研脸谱。

那会儿网络不发达，秦腔脸谱的资料少得可怜。他四处打听哪儿有老脸谱、哪儿有懂行的人，打听到了骑个自行车就去了。户县（现西安市鄠邑区）、周至、宝鸡，只要听说谁家老谱子，多远都要上门。有一次，听人说户县有个老汉自己画脸谱，他大老远跑过去，在人家院子里蹲了一下午，一张一张拍下来，如获至宝。有次去周至一个人家里想看老脸谱，人家连看都不让看一眼。还有一

次，得知有户人家里有几十张老脸谱，他找上门想买，对方张口就要4000元，那会儿他一个月工资才800元。

“后来，所有来向我请教脸谱绘制的人，我都毫无保留。都没人学了，咱还给谁保留？”陈耀武无奈地说。

方寸之间的“神韵”密码

陈耀武画脸谱有个绝活——不用铅笔打底，直接用毛笔勾绘。

“这跟我学戏有很大关系。上台演出前要根据角色画脸谱，在脸上画，你不可能先打底稿，提笔就得画，看准了就要下笔。”陈耀武拿起一幅画了一半的脸谱演示：“就跟盖房子打地基一样，白底打歪了，后边全作废，形好不好、比例对不对，全在这一步。”

脸谱这东西，起步门槛低，谁都能画两笔，但要画好，难。“难在对人物的理解、对剧情的理解、对颜色搭配的理解。不是说你光练上三年五年画得精致了就行，脸谱要讲究精气神。”陈耀武说。

“精气神在哪儿？在眼窝。眼圈不能画太高，高了天庭不饱满；也不能画太低，低了人没精神。你看戏曲演员为什么

降。把脸画歪了，就是要把他的倔劲儿放大出来。”

从2001年到2010年，整整10年，陈耀武画脸谱没挣一分钱，甚至还把大部分工资贴在这上面，买书、买颜料……有一回，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秦腔脸谱的收藏书，一套就要近1000元。看着所剩无几的工资，陈耀武狠下心，向姐姐借了2000元，直接联系出版社，只为了能便宜那么一些。

那10年里，父亲骂他不务正业，街坊邻居觉得他脑子有问题——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把自己关在屋里画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“后来结婚的时候，从我媳妇嘴里才知道背后有人嚼舌根，说我‘这儿有问题’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头，笑了。

他没有争辩，也不解释。“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，就这点爱好。你说你的，我画我的。”

陈耀武画了25年脸谱，在纸上画，在石膏上画，也在真人的脸上画。日积月累，他的绘制技艺日臻成熟，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。

从“活下来”到“火起来”

2011年，陈耀武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——从剧团辞职，专门从事秦腔脸谱的绘画和传承。“那时候，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，和团里演出时间冲突时就得请假，领导们也理解，但时间长了不行，最后权衡利弊，就把剧团的工作辞了。”

2017年，西安出版社找到他，想出一本有关秦腔脸谱的书。正好那段时间他也在琢磨怎样把自己收集、整理、绘制的脸谱结集出版，脑子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框架。双方不谋而合。

时间紧，任务重。3月定下来，6月就要交稿。陈耀武现拍剧照、现画脸谱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

文创产品

要提眉？头皮绷紧了，人就有精神了。”

他又拿起一幅单雄信的脸谱。这个脸谱左右不对称，额头上边高一边低，在秦腔里叫“斜旋脸”。“这种脸画什么人物？画那种性格暴躁、鲁莽、一根筋。单雄信就是这种人，死都不投

紧，很多想法都没有实现，原本打算出一套上中下3本，包含200幅脸谱、200幅剧照。”正是因为这样的遗憾，激励着陈耀武继续沉淀，不断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

这些年，陈耀武一直在尝试创新。研习所的墙上、桌子上、柜子上，摆满了跟秦腔脸谱相关的文创作品，有板凳、钥匙扣、香包、杯垫、书签、冰箱贴等，应有尽有。

“年轻人对传统脸谱接受度不高，你把它做得可爱一点，先把他们的眼球吸引过来，他才能慢慢了解、喜欢。”对于秦腔脸谱的推广宣传，陈耀武有着自己的理解。

去年，他跟着文化交流团去了哈萨克斯坦。在阿拉木图的集市上，画上脸谱，穿上戏装，走在大街上。“到最后我都不敢出去了，一出去就回不来，全围上来拍照合影，他们对脸谱非常感兴趣。”

守“根”与生“枝”

守着小院，为了将这门手艺传下去，陈耀武操碎了心。

“学的人少，而且很多人觉得自己一看就会，有些人从开始的目的就不单纯。”对于传承，陈耀武感触颇深。

以前收徒弟完全免费，只要你愿意学，他就全力教。后来发现，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。有人学两天不来了，有人加个微信问两句就再没下文。

“现在我变了，必须收费。收费了，他就有了压力——交了钱，不好好学，心疼。我收了你的钱，就得思考怎么才能让你学会。这是双向的压力。”对于现状，陈耀武很无奈，生存，成了传承人最大的挑战。

现在，陈耀武经常进校园给小学生们普及脸谱知识，“不希望他们将来干这行，但至少让他们知道咱陕西有这么个好东西，就够了。将来他长大走出去，跟人介绍家乡的时候，会骄傲地说一句‘我的家乡有秦腔脸谱’……这就叫文化自信。”陈耀武很欣慰自己现在做的事情，一点一滴地积累，为了秦腔脸谱的传承奔走着。

正午时分，夏日的日头有些毒辣。记者起身告辞，他又坐回那张小桌前，拿起那只画了一半的脸谱，继续勾线。笔尖落在白色的底子上，稳稳的，一笔是一笔。

这一方脸谱，过去在戏台上，现在在他手里——上了抱枕、上了月饼盒、上了短视频，还被收进了小学美术课本。

他画的那些脸谱，红的忠勇，黑的刚正，白的奸诈——那些颜色和线条里，藏着中国民间最朴素的价值观，也藏着一个手艺人最本分的坚守。

陈耀武还在画，只要还有人愿意看，他就会一直画下去。他在脸上画魂魄，也在一笔一画里，画着自己的命运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
实习生 赵若琦
本版摄影 宋光